



大夏书系·教育新思考

最好的老师 不教书

Zuihao de Laoshi
Bu Jiaoshu

王开东 著



上海市
著名商标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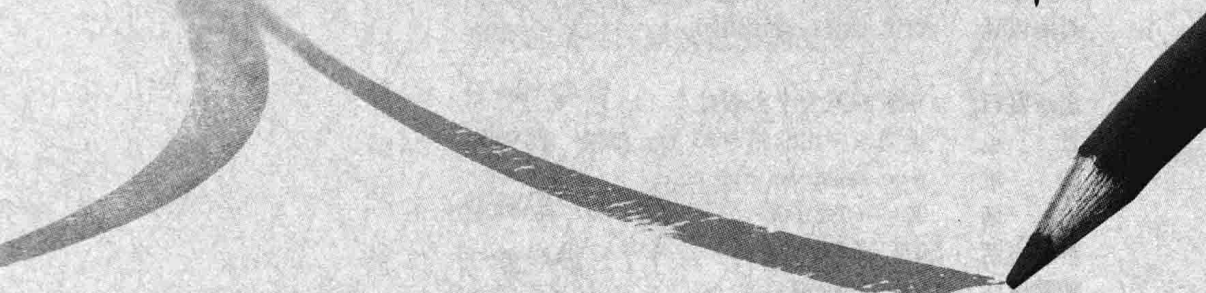


大夏书系·教育新思考

最好的老师 不教书

Zuihao de Laoshi
Bu jiaoshu

王开东 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最好的老师不教书/王开东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5. 7
ISBN 978 - 7 - 5675 - 3845 - 0

I. ①最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小学教育 IV. ①G6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70620 号

大夏书系·教育新思考

最好的老师不教书

著 者 王开东
策划编辑 李永梅
审读编辑 卢风保
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·设计顾问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 - 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 - 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 - 62865537
邮购电话 021 - 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 × 1000 16 开
插 页 1
印 张 16
字 数 246 千字
版 次 2015 年 11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5 年 11 月第一次
印 数 6 100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75 - 3845 - 0/G · 8467
定 价 35.00 元

出 版 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 - 62865537 联系)

序言 世界最后都要回到村庄

在城市里待久了，梦里不知身是客，常常若有所失，感觉自己的水土不断流失，不断流失。恍惚间，满袖秋风，形销骨立……

每年暑假，我总要赶回老家。

在田野村头，我背着手，转悠来转悠去，活像一个很有经验的老农。禾苗绿油油的，青得逼你的眼；席子草成片成片的，向着一个方向倒伏，如同女人用梳子精心梳理过一样；红花草被水沤湿了，发出沉闷的怀旧气息，正是我当年捉黄鳝的节奏；稻田里泥土的香味，还有昆虫的飞舞，混搭在一起；小时候于其中游泳、担水的小河已经堵塞了，几乎看不到一丝水的影子，肥美的水草长势正欢，偶尔一只鸟从中一飞而起，又潜伏下去。

老实说，这些年，我去过很多地方，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但真正的朋友越来越少。我发现，我越来越属于我的村庄，属于家乡枯死的河流，属于那块黑黄土地上的一隅。

晚上我和老母亲挤在一张床上，听她唠叨。母亲老了，但很高兴，恨不得把一年来想和我说的话一股脑儿倒腾给我。有的五年前就说过，有的十年前说过，有的甚至是白天刚刚告诉我的，她都会一一想起来，然后兴高采烈地叨咕给我听。母亲高兴，我当然也高兴，就听她再讲一遍，再讲一遍。

譬如：谁家的丫头生了一对龙凤胎，小的给了人家，大的就天天嗷嗷地哭，怎么也哄不住；谁家的儿子被人家骗去搞传销，还骗自家的人，良

心叫狗吃了；我的初中同学小平子在上海打工，他爸爸在家养猪，小平子因为暂住证没有随身带，被抓进去两次，一年挣的血汗钱，都被罚走了；李奶奶的儿子和女儿非常孝顺，可惜李奶奶摔断了腿，久病床前无孝子，最后还是被怠慢死了；某某家的女儿没有考上大学，不好好打工，最后做了人家的二房，家里的楼房也砌起来了，但背后被人家指脊梁骨；还有当初和我一起考学的某某，现在已经是领导了，回来的时候，到处散烟摆酒，他老婆也不工作了，专门做他的秘书；……

我们娘俩就这样闲聊，婆婆妈妈，鸡零狗碎，天南海北，一直聊到夜很深很深，才沉沉睡去。

第二天，我精神百倍，有了母亲这一个晚上的倾诉，我就有了来自乡村的温度和气息，就有了水分和养料。我就是一个有根的人，一个活着的灵魂，就不至于被城市的风吹旧，被世俗的风潮裹挟，我就有了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写作源泉。

我恍然明白，原来母亲和我说了那么多的故事，喋喋不休，反反复复，无非告诉我这样一个真理：我所在的那个村庄，就是整个世界，就是整个的中国。

世界根本没有那么复杂，我的村庄构成了世界的全息系统，我们的村长就是国家领导人，就是奥巴马、普京；我们那条干枯的河流，就是长江和黄河，就是雅鲁藏布江，就是天池和洞庭湖；我们过去放牛常去的那片山丘，就是青藏高原，就是黄土高坡；我们山坡下的那片灌木丛，就是神农架，就是大兴安岭；我们防洪开挖土方的那一个坑洞，就是西非大峡谷，就是我们截流出的三峡……当我们追逐着世界的时候，世界就在我们的眼前，丝丝入扣。我们村庄的大喇叭里，村长所发表的村务讲话，也就是领导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，村民们傍晚时候在谷场上闲聚聊天，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商讨国家大事……

所有的故事都曾经发生过，所有的故事都是同一个故事，所有的故事都是我的故事。

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不是船变小了，而是宰相的肚子变大了。我们可以把小者说大，当然也可以把大者说小。当你的眼界宽了之后，一切都息息相关。世界根本不是由物组成的，而是由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组成的。一叶一世界，一花一天堂。

这是一个大数据、大融合的世界，一切都触手可及，但实现教育理想的道路，何其艰难？新加坡人马凯硕提出了“大融合论”，大力强调“世界一体论”。老子说：“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”马凯硕则反其道而行之：“万物归三，三归二，二归一，一归道。”这正是受到了老子的影响。钱锺书先生说，任何一种艺术一定会受到社会风习的影响。追随它的自然受到它的影响，努力不想受到它的影响，刻意与之拉开距离的，事实上反而更深地受到它的影响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，我们的教育者必须明白，所有的教育一定要回到本源，回到事情的本身，直面活泼泼的现实问题，着眼于人的教育，从生活中来，向生命里去，解决好人与人、人与物、人与自我的关系，并且认识到这三者关系的同一性。与生命意识相往来，与天地精神相往来，与宇宙精华相往来，与世界大同相往来，完成自我的身心和谐，人与宇宙万物的和谐，最终达到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相得益彰。

谁若能了解自身与他者，自当能明白。东方与西方，永不再分离。马凯硕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，对此说得更为感性：“世界将会不断压缩，技术将会消除地理距离。在我们曾经生活于小村庄的时候，我们在村庄里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个道德社会，一种村庄道德同情感，一种对待所有其他村民的道德同情感。在未来的几十年中，我们会越来越多地认识到，我们的村庄是一个世界，但我们的世界绝不是一个村庄。”

仰望世界的星空，脚踏村庄的大地，回到最初的教育本源，我们才能找到教育的真谛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好教师哪里去了

- 3 魏书生的瓜子壳
- 7 好教师哪里去了
- 10 老师何妨做个大猴子
- 13 重要的是要在眼睛里流淌出来
- 15 恩师半零落
- 18 好教师，什么范
- 20 好教师从不抱怨开始
- 23 好教师的三个“有”
- 27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
- 29 好教育会让人乐此不疲
- 32 教师发展的五个境界
- 34 老师，请把枪口抬高一厘米

第二章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教育

- 41 神奇的蓝裙子效应
- 4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教育
- 47 上帝让你成为一名好教师
- 50 做一个老师，慢慢变老
- 52 把人生意义的选择权还给学生

- 56 教育必须宽容
- 59 教育的三条法则
- 62 乐嘉拒绝鬼马书生给我上了深刻一课
- 65 每个人都是教育
- 67 那个时候的教育
- 71 伊顿公学凭什么那么牛
- 76 做自己唯一的鉴定人
- 79 课程之外无好课

第三章 教无葬身之地

- 87 从习惯化到格式化
——教育的必然之路
- 90 歌唱着走向死亡
- 94 教无葬身之地
- 97 家长是中国教育的不能承受之重
- 99 1200 米的教育之路
- 102 狗日的成功学
- 106 教师，首要的是不要变成人盲
- 109 教师要警惕“平庸无奇的恶”
- 115 默写是中国教育的死穴

- 118 《最后一课的三个问题》的问题
121 教育的另一个维度
125 谁能戒除贪婪和安逸
128 从名言误读看中国人的心理

第四章 教育者的生命叙事

- 137 生命，有待于师生共同书写
145 教育者的生命叙事
149 我们为什么需要“差生”
154 不可漠视的劳动教育
159 “不要脸”的风波
——对一则教育案例的反思
165 中学生谈恋爱，如何是好
169 从“他救”到“自救”
——反思中国教育的一个缺口
174 个人主义和自我觉醒
179 教育，病在何处？
——反思“人的教育”与“培养人才”
184 教育没有神话
188 敬畏学生

- 192 严重的时刻
198 文本深处，就是灵魂深处

第五章 谁曾如你一般磨灭

- 205 何妨吟啸且徐行
——语文教学的几个相遇
209 谁曾如你一般磨灭
211 递纸巾的女人
214 重要的是方向感
216 “他老了，不照了”
219 关于《我行我素教语文》的答问
221 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
224 回首向来萧瑟处
232 没有电影的人生是残缺的人生
234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
237 把自己流浪

243 跋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



第一章 好教师哪里去了

这就是我们的悲哀：没有荣誉，没有目标，教师就不会去奋斗；一旦实现了目标，拥有了荣誉，教师立马又产生职业倦怠感，感到希望实现后的无聊。

魏书生的瓜子壳

某周六，参加唐山市的聊书活动，我被分在第三组，现场点评五位选手的表现。五位选手，各显神通，一个老师说起了魏书生老师的《班主任工作漫谈》，引用了其中一则经典案例：

在魏书生的授权之下，学生自主制定了丢一粒瓜子壳要写 1000 字说明书、丢一粒瓜子要写 100 字说明书的班规。后来有个学生触犯了这一班规，最后写了 2600 字的说明书。从此，班级里再也没有瓜子壳了，班级一片洁净。

她感觉，魏老师的这个方法极为高明，把惩罚变成了学习，在学习中反思，在反思中成长。

老实说，当初我看到魏老师的这个案例，简直不寒而栗。在我看来，这不过是变相的惩罚，而且，这种惩罚中，有戏谑，有嘲弄，还有侮辱，因而比肉体的惩罚更让人心惊胆寒。班级一片洁净，很可能就是惩罚所产生的威慑的效果。我甚至敢断言，这个学生不仅以后不丢瓜子壳，而且也不再嗑瓜子了。

有人很可能说，这不都是学生自己制定的班规吗？

自己制定的班规就没有问题吗？

在魏书生老师看来，凡是学生大多数赞成的制度，就是班级的民主制度，就要严格执行。但问题是，这是真正的民主吗？

鲁迅曾经说“以独制众者古”“以众虐独者今”，这两者本质上都是专制，只不过“以众虐独者”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而已。更为可怕的是，学生在制定班规的时候，背后总有一只无形的大手，控制着学生的走向，这简直和袁世凯当选总统一样毫无悬念。因此，我们可以大胆地说，魏老师的民主只是专制后的民主，是打着民主旗号的专制。

事实上，魏书生老师之所以能当甩手掌柜，很大程度上，在于他有一套强大的监控和反馈体系。这个体系逻辑强大，针脚绵密，和黑格尔的哲学一样庞大。在这个体系中人人是管理者，人人被管理。每个学生都陷入了人民监督的汪洋大海，谁都监控别人，谁都被别人监控。

比如《选举“闲话能手”》，就和过去选举造反派异曲同工；《说话接力本》，则表明只要抓住一个垫背的，自己就可以免受处罚，这和“文革”中揭发别人来保自己的做法如出一辙。至于《犯错误，写说明书》，明显就是过去坦白从宽的翻版，而《犯错误，写心理病历》则是“文革”中“治病救人”的一贯手法。“狠斗私念一刹那”，私念真的那么可怕吗？要知道，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”。想要彻底杜绝人的私念，只能让人变得虚假和伪善。

回京的路上，中国教育报刊社的王瑜琨女士和我说了一个故事。高中的时候，她个子很高，担任班长，坐在后排。有一天下午，班主任（一个中年女教师）一开始就虎着脸进了班级，看见教室后面有一小堆瓜子壳，脸上更是乌云翻滚。

班主任黑着脸，低声说：“谁吃的瓜子壳，把地上扫干净！”

没有人说话，教室里一片沉寂。

班主任本来还没有多大的气，看到同学们冷眼旁观，突然间就怒了：“究竟是谁吃的？站起来，不然今天的课就不上了！”

还是没有人站起来。

班主任气得浑身发抖。于是，从第一组第一个人开始，质问：“是不是你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出去。”

再问第二个人：“是不是你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出去。”

一个一个往下问。

问了一大半人了，还是没有结果。班主任气得要命，眼看没有办法下台了。

王瑜琨是班长，尽管不是她嗑的瓜子，但是为了学生能上课，她忍住委屈站了起来，说：“老师，别找了，是我嗑的。”

然后，站起来，把瓜子壳扫干净了。

老师一句话也没有说，继续上课。那一节课非常沉闷，仿佛万马齐喑。

之后班主任竟然也没有找王瑜琨，也许她也认为不是王瑜琨干的，她不过是主动背黑锅而已。但是，一个孩子，在如此重大的一个事件中，忍受了那么多无知和不明同学的误解，这对心灵是多么大的一个折磨。

很多年了，老同学聚会的时候，一个同学和王瑜琨说：“班长，那次事件之后，我挺敬佩你的，我服你，你有担当。”

那一刻，王瑜琨的心才真正打开，才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出口，多年来的积压顺着眼泪一泻而下。

想想看，孩子的心灵多么纤细，它是小溪的流水，悠悠平和，无力得犹如草叶上的小露珠，一个冷漠的眼神，一声不经意的叹息，都可能给孩子的心灵带来惊涛骇浪。

随行的许春苗老师问我：“王老师，如果您看见瓜子壳，您会怎么处理呢？”

我一下子陷入了沉思。对，如果我面对一小堆瓜子壳，我如何处理呢？

我想起了一个瓜子壳的故事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停了一会儿，我给这位老师讲了这个故事。

杨沫的儿子老鬼，“文革”期间，和自己的大学恋人一道被下放到西北，在原始大森林中伐木垦田。那地方真苦啊，他们简直如野兽一样活着，没有天日，没有色彩，没有光明。后来，老鬼的恋人熬不住了，通过出卖肉体 and 灵魂，获得了返城的机会。老鬼一点儿也不怪她。在那个鬼地方，能逃出一个就算一个。

在恋人返城的前一天晚上，老鬼买了一包瓜子，恋人吃一会儿，哭一会儿，诉说一会儿……

恋人走了，老鬼的世界坍塌了，漆黑一片……

他小心地把恋人嗑过的瓜子壳收集起来，揣在怀里，闻着，嗅着，抚

摸着，哭泣着……

20 多年漫漫长夜之后，老鬼白发苍苍，步履蹒跚地回到家乡，这时候他才知道，自己 20 多年的青春和热血，挥汗如雨，血泪挣扎，换来的，却是对大自然最大的戕害！他们的劳动毫无价值，破坏了自然，摧毁了生态，他们的热血青春所做的一切都应该被诅咒！

支撑着老鬼活下来的唯一理由，就是那一小堆瓜子壳！那是黑暗中唯一的光亮。

这一小堆瓜子壳里，有青春的彷徨，有纯洁的爱情，有无奈的叹惋，有绝望、辛酸、长夜的嗟叹，还有同情和悲悯！

讲完这个故事，我对这位老师说，我会这么告诉学生们：

孩子，这就是我想和你们说的瓜子壳的故事，现在，我们班级里，也有一堆瓜子壳。我不知道这一小堆瓜子壳里面，会不会也有一个精彩的故事呢？

孩子们，每一个细节都不是偶然的，都裸露出灵魂和美。

我希望我们班级的每一个人，都有自己的故事。我们为自己代言，我们的一言一行都是我们的尺度，代表着我们的所有。

好教师哪里去了

王开岭先生曾经写过《乡下人哪里去了》一文，广为流传。文章追怀过去乡村的淳朴、诚信、厚道，感叹这种生活态度已经流失，再也不会回来。

由先生的文章，我突然想起一个重要的命题——好教师哪里去了。

对这个命题的追问，丝毫不亚于对上一个命题的追问。教师是教育的逻辑起点，没有好教师，很难有好教育；没有好教育，很难有好人才。21世纪的竞争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。立国之本，强国之路，大国崛起的根本之道就在于人才。

回想民国时代，叶圣陶、陶行知、朱自清、鲁迅、夏丏尊、李叔同、朱光潜、丰子恺都曾经活跃在中学的课堂上，那是一个大师云集，而且云集在中学课堂上的时代。

举一个例子，就可以看出来：当年中国伦理学的大师杨昌济、教育家徐特立就曾执教于湖南一师，而湖南一师只是一个中等师范学校。杨先生的理想是“自闭桃源称太古，欲栽大木柱长天”，因而潜心于基础教育。毛泽东毕业之后，杨昌济很快就离开一师，被礼聘为北京大学的伦理学教授。那时候，一个中学教师和北大著名教授根本难以分清。就如叶圣陶既在教育部任职，也在中学里教书一样。

但在今天，这一切都丢失得太久。好教师究竟哪里去了？

首先是最优秀的人才不做教师了。

“小么小二郎，背着书包上学堂，不怕太阳晒，也不怕风雨狂。”学习本来是件快乐的事，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应试教育一统天下，学生在校里苦不堪言。难怪一些学生离开高中之后，赶紧把书一把火烧掉。

想想看，学生好不容易胜利大逃亡，自然打死也不会选择师范，他们